



明清四大太监丛书

皇后的主心骨

# 小德张

张抗 主编  
宋益三 著  
徽树 如强

下

54



明清四大太监丛书

# 小德张——皇后的主心骨

下

张抗主编

宋益三 微如树 强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4·哈尔滨

# 目 录

## 上

- 遭白眼亲人话皇差 ..... (1)
- 自阉割春喜动镰刀 ..... (17)
- 四处救情寡妇出宝地 ..... (33)
- 为进京母子泪沾襟 ..... (49)
- 欲擒故纵小刀刘立文契 ..... (65)
- 装疯卖祥斋戏总监 ..... (80)
- 升平署慈禧赐名号 ..... (96)
- 打满堂小德张受挫猛醒 ..... (112)
- 改换门兰德受宠爱 ..... (128)
- 奉旨监视光绪动恻隐 ..... (144)
- 歪打正着以赌发迹 ..... (160)

目 录	施密谋张兰德当首领 .....	(176)
	淫乱宫闱小德张用计 .....	(192)
	两宫皆病溥仪入嗣 .....	(208)
	师徒斗智徒弟技高一筹 .....	(223)
	乐桓献药光绪帝驾崩 .....	(239)
	当上总管梦想已成真 .....	(255)
	醇王府刺客反伤身 .....	(271)
	司马延光摆酒论真伪 .....	(287)

下

阴谋败露李莲英杀人灭口 .....	(303)
摄政王计杀袁世凯 .....	(319)
小德张挟制隆裕大兴土木 .....	(335)
依仗权势中饱私囊 .....	(351)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	(366)
武昌起兵朝野大哗 .....	(382)
小德张恫吓隆裕皇太后 .....	(398)
花言巧语骗载沣 .....	(414)
庆亲王智激东方侠 .....	(430)

子良被擒受厚待 .....	(446)
奕劻置酒杀人灭口 .....	(461)
明争暗斗狼狈为奸 .....	(477)
小德张巧言劝君王 .....	(493)
明是主仆暗是娼 .....	(509)
大总管计赚袁世凯 .....	(525)
皇太后哭述孔方兄 .....	(541)
三人瓜分皇内帑 .....	(557)
小德张受贿骗隆裕 .....	(572)
大总管一言刀鼎论逊位 .....	(587)
虽富贵却无聊了却余生 .....	(603)

## 阴谋败露李莲英杀人灭口

话说司马延光听了公冶寿长将信将疑之言，不再做更多的解释，而是微微一笑说道：

“兄弟要想弄个明白，此事不难，现在天色不到四鼓，兄弟可以赶回去，就说行刺未成，看那李莲英如何说话，他若只安慰几句，让你回去休息，那就是愚兄估计错了，他若摆上酒，可千万别喝，老弟是久走江湖之人，别的话就不用我说了。”

“好，我这就回去，试一试这个老贼，他若胆敢害我，我不把他的脑袋拧下来，我把公冶两字倒过来。”

“如此，愚兄就不留了，兄弟干了这一杯。”

四人一齐举杯，一饮而尽，公冶寿长起身告辞，司马延光也不相留。公冶寿长纵身上房走了。

慕容化南道：

“此人是否有诈？”

司马延光道：

“我过去也不认识此人，不过根据他的谈话和眼神，不像狡猾之人。依我之见，咱们莫若也随他前去，他若有诈，咱们也知道了；他若遇险，咱们也可出手相助。”

“兄长之言有理，咱们就此前往。”慕容兄弟说道。

他们的兵刃暗器都在身上，无须收拾，当下三人纵身上房，前边公冶寿长的身影依稀可见，三人便随后赶来。

且说公冶寿长一路走，一路想，是司马延光的话对，还是李莲英的话对？3个月来，李大总管待我可以说是不薄，近半月来，又让我当了大内的三等护卫，拿着双份的月俸，在李府领一份，在宫里领一份。

光我个人感道李莲英对我厚道不说，就是在他家教书教了几十年的赵树宜赵老先生，也说他待人厚道，看来司马延光的话；未必是真的。

可是转面一想，这司马延光的话，也不是没有

道理，慈禧光为了个人享乐，把办水师的银子弄了来修颐和园，中国才被外国人欺侮，这些坏事都是李莲英帮着慈禧干的……

公冶寿长只顾思索这些事了，也就没留心后面是否有人，当他到了和李莲英约会的地点时，只见房中灯火明亮，公冶寿长便咳嗽一声，推门而入，只见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一把美人献寿桃的大锡酒壶，两只琉璃挂彩的大酒杯，也放在桌上。李莲英正在旁边一个短榻上，沉沉睡去，不用问，他已等候很久了。

公冶寿长一见屋中这个陈设，不由心中一动，暗叫：不好！司马延光的估计一点不差。为什么公冶寿长这样想呢？

他为人虽然耿直，说话办事喜欢直出直入，不好转弯抹角，但江湖经验还是有的。这里外挂彩的酒杯倒上酒，休说是在夜晚的灯光之下，就是在青天白日也分不清酒的颜色，他能不动心吗？

正当公冶寿长思量之时，李莲英醒过来了。他翻身下床，说道：

“公冶护卫，你回来了，辛苦辛苦，此行怎么样



了？”

“禀告李大总管，是某家无能，有负重托，不但没有杀成那人，反受伤而回。”

“莫非那摄政王有所准备不成？”

“总管老爷所见不差，小的刚刚进入王府，即为巡夜之人发现，当下交起手来，他们人多势众不说，其中有三名高手，武艺十分高强，小的只有一人，双拳难敌六手，便使用了暗器，虽然也伤了他们两人，可是我的大腿上，也着了一透骨钉，无奈只好败阵而回，请总管老爷处分吧！”

“嗨！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这不是你没能为，而是载洋狡猾之极，有所防备，让你受惊了，来来来，且先饮一杯压一压惊。”

李莲英说着，拿起酒壶，哗哗地先给自己满上一杯，然后把酒壶转了一转，又给公冶寿长倒上了一杯。接着把酒壶放下，把酒杯高高举起递了过来，并且说道：

“这酒还不凉，快趁热喝吧！”

说着把自己的酒杯也端了起来，可是他并不喝，只是用那小眼睛盯着公冶寿长，似乎在等着公冶寿

长先喝下去，或者一齐喝。

公冶寿长一想，司马延光的估计果然不差，这酒我不能喝，眼珠一转来了主意，说道：

“总管老爷，您先喝着，我这会儿腹中疼痛，大概是与王府之人格斗之时，用力过猛，气不顺了，我先歇一歇顺顺气再喝。”

公冶寿长说着便把手中的酒杯放下了，李莲英见公冶寿长把酒杯放下，立即又端起递了过来，说道：

“肚子疼痛，那是气儿不顺，趁热喝下去，气儿一顺就不疼了，快快。”

本来公冶寿长对这酒就有了疑心，李莲英越是一迭连声地催促，公冶寿长的疑心也就越大，当下又推辞道：

“酒虽是活血顺气之物，但我的大腿上受了伤，一喝酒恐怕伤口破裂，不易愈合，对总管的厚意我领了，此刻我的伤口疼痛难忍，我要回去休息了。”

公冶寿长站起身来，正想转身，只见李莲英把手中的酒杯，啪地向地上一扔，公冶寿长顿时感到左手、右手以及两个肩头，都已被人扣住，他知道

糟了。

公冶寿长为什么知道糟了呢？因为抓他的这两个人，都是武林中行家里手，人的两手的脉门、两膀的肩井穴，都被人家扣住了，穴道受阻，根本无法运气用力，这就是说他想反抗已根本不可能了。

公冶寿长借着桌上的灯光，向左右看了看，抓他的不是别人，是大内的头侍卫朱洪彦、高惠田，于是问道：

“二位，我身犯何罪？”

“这个我们不管，李大总管说让我们拿人，我们就拿人；说让我们摘瓢，我们就摘瓢，为什么你对李大总管说。”

这两人倒好，承认自己是李莲英的狗腿子，但不肯给李莲英担担子。

公冶寿长知道自己是上了当啦，可是并不甘心就此被擒，便对李莲英说道：

“李大总管，我奉命行事，不是我不尽心尽力，而是力不能及，这也犯不上罪吧！”

“嘿嘿嘿嘿——”李莲英一阵冷笑之后，说道：

“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李莲英自从当上内廷

大总管以来，无论向哪个人敬酒，不论王公大臣，还没人让我栽过脸。”

“怎么，我卸了任，还不过两天，你就跟我过不去，你也太小看人了，今天是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来人哪！给我把这一壶酒全给他灌下去！”

“噫！”不知从哪儿又蹿出了一个人来，公冶寿长一看也认识，此人叫卷毛狗利逊成。

利逊成大步走了过来，伸手把桌上的酒壶抓了起来，他嘿嘿一阵冷笑着说道：

“公冶寿长，请你放聪明一点，痛痛快快地把这壶酒喝下去，明年今日是你的周年，请吧！”

公冶寿长这时完全明白了，他后悔自己没听司马延光之言，他不由怒气冲天，厉声骂道：

“李莲英！我操你八辈祖宗，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屙人粪的狗杂种……”

李莲英气急败坏地叫道：

“还不快给我灌，愣着干什么？”

卷毛狗利逊成见李莲英火了，哪敢怠慢，迈步过来，举起酒壶，就要往公冶寿长的嘴里灌。

公冶寿长这回可真急啦，他的双臂不能动，他气运丹田，把力气运到两腿之上，在利逊成把酒壶嘴往他嘴里一送之时，他把脸一仰，利逊成一看乐啦，心说，傻小子，你若是低着头，我可没法往你的嘴灌，你这一腆脸，可就省了我的劲啦，我用手一掐你的脖子，你不张嘴才怪呢？你张嘴这就算进去啦！

利逊成心里想着，把酒壶交于右手，伸出左手便去掐公冶寿长的脖子。

这就叫乐极生悲，利逊成想得满好，有朱洪彦、高惠田一左一右地掐着公冶寿长，他还动得了吗？所以就放心大胆地去掐公冶寿长的脖子，就听“咳嗽、咕咚、乒乓、哗啦”一连串的声音响亮，是什么响得这么热闹呀？

原来公冶寿长运足了力气，一磕膝盖正顶在利逊成的睾丸之上，别看利逊成一身功夫，可是他没练过铁裆，公冶寿长这一磕膝盖，何止五六百斤的力气，利逊成他顶得住，受得了吗？所以就疼得他咳嗽一声，噎噎噎向后退了三四步，咕咚一声坐在了地上。他这一退步不要紧，正靠在了那八仙桌子

上，乒乓、哗啦，桌子就倒啦，桌子一倒，上边的碟儿、碗儿、盘儿、筷儿，就都叽哩轱辘、稀哩哗啦地摔到了地上，这一下子可好，扣了“浑江”啦，各式各样的菜都掺到一块儿啦，除了猫儿、狗儿的吃，人是再也不能吃啦，因为上边又是土，又是泥的。

李莲英一见就火啦，怎么？三个人对付一个人都让人家给打了，这不都是饭桶吗？便把小眼一瞪，骂道：

“一帮饭桶，给我灌也得灌下去，不然我要你们的狗命！”

别看李莲英那么大的火气，可是利逊成却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不但不动，而且把腿伸直了，七窍之中渗出了血迹。

这是公冶寿长一磕膝盖顶的，要了利逊成的命了吗？是虽然是，但这只是一个起因。

原来利逊成是用右手拿着酒壶，用左手去掐公冶寿长的脖子的，可是被公冶寿长用膝盖一顶，他朝后一退一仰脸，正好把酒壶嘴放到自己的嘴里，他的那个疼劲，一咳嗽就喝了一口，当时只顾了疼

啦，就忘记了这壶里的酒有毒啦，几口酒下肚之后，再想起来也晚啦，这壶中的酒是鸩酒，喝一口就可送命，何况利逊成喝了好几口呢？

那么，别人没见到利逊成喝毒酒吗？没有！一个是在夜间，纵有灯烛也不如白昼，人们看不清楚，加上当时公冶寿长一叫劲，朱洪彦和高惠田只顾了用力挟持公冶寿长，怕他挣脱逃走啦，根本没去看这卷毛狗利逊成。

那么，李莲英呢？一则他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两眼早已昏花；二是桌子一翻，桌上的蜡烛也掉在地上摔灭啦，想看也看不见啦；再一说，李莲英一心想除掉的就是公冶寿长，对于别人他是不管的。

这时，又有人点来蜡烛，把桌子扶起来，利逊成早已七窍出血而死。利逊成这条狗可够冤枉的，只叫唤了一声就玩了完啦。

这时，天色已近五鼓。天色将明，时间不能再拖了，李莲英喝道：

“给我掐死他！”

朱洪彦、高惠田本是李莲英的两条忠实走狗，闻听李莲英的命令，二人立即把按公冶寿长肩井穴

的那只手，一齐向公冶寿长的咽喉掐去。

这时，公冶寿长的两只手被人扣住，挣扎不开，根本无力反抗，双脚也用不上了，因为对方出手太快了，他顿时觉得喉头一紧，眼冒金花，胸口一憋气，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公冶寿长觉得喉头一通，心中一痛快，睁眼一看，原来自己躺在了床上，在两边站立的正是司马延光、慕容化南、慕容化北三人。

他便想爬起来，早被司马延光伸手按住，说道：

“你刚刚醒过来，气血还不流通，还是静静躺一会儿好。”

说着拿过了一碗红糖水，说道：

“你把它喝下去，即可补气，又可活血。”

“兄长，这是怎么回事？”公冶寿长问司马延光。

“兄弟，是这么回子事。昨夜你走了之后，我们兄弟三人放心不下，便随了下去。李莲英老贼向你劝酒之时，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本想看一看李莲英老贼有多少鬼把戏，所以没有立即动手，你用膝盖顶那利逊成，我们也看到了。”



“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李莲英老贼会下掐死你的命令，朱洪彦、高惠田二人的手法又那么利索，当时慕容兄弟二人，一人向朱洪彦、一人向高惠田，发了三支花装弩。”

当时情形是这样的，这朱洪彦、高惠田都不是泛泛之辈，不然他们也当不上头等护卫，李莲英也不会用他们了。他们听到外边咯嘣咯嘣声响，便知有人在打暗器，急忙用力一掐公冶寿长的脖子，打算把公冶寿长的脖筋掐断，二人便各自向下一矮身，六支花装弩，都擦着他们的帽子过去。

当朱洪彦、高惠田一长身，正准备向外掣兵刃时，从外面闯进了三个人，这三人便是司马延光、慕容化南、慕容化北。

朱洪彦、高惠田二人知道再掣兵刃已来不及，况且屋内狭窄，不便动手，无法保护李莲英，当下朱洪彦喊了一声：

“风紧！扯滑！”

二人当下扔下公冶寿长，一人架起了李莲英的一只胳膊，闯到内间去了。

慕容化南硬要朝里边闯，被司马延光一把拉住，